

邵氏聞見后录

一
函三册

邵氏聞見後錄卷第二十一

趙肯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蚤作衣冠薦香肅揖

甚敬或以同時聲實

曹本作名

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

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

東坡帥揚州曾旼罷州學教授經真州見呂惠卿惠卿問軾何如
人旼曰聰明人也惠卿怒曰堯聰明舜聰明邪大禹之聰明邪旼
曰雖非三者之聰明是亦聰明也惠卿曰軾學何人旼曰學孟子
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倫也旼曰孟子以民爲重社稷次之
此所以知蘇公學孟子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東坡獄勢不可向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
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三十年所作詩文引援經史隨問
卽答無一字之差眞天下奇才也嘆息久之蓋世之公論至仇怨

不可奪也

王彥霖繫年錄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實錄成著作郎黃庭堅除起居舍人蘇子由不悅曰庭堅除日某爲尙書右丞不預聞也已而後省封還詞頭命格不行子由之不悅不平呂丞相之專乎抑不樂庭堅也庭堅字魯直蚤出東坡門下或云後自欲名家類相失云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論呂申公降饒州歐陽公爲館職以書責諫官不言亦貶夷陵未幾申公亦罷後歐陽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堯夫以爲不然從歐陽公

曹本公作力

辯不可則

自削去驩然共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爲蘇明允云范公碑爲其

子弟擅

曹本有名字

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誌則富公之文

也先是富公自歐陽公平章其書略曰大都作文字其間有干着

說善惡可以爲勸戒者必當明白其詞善惡煥然使爲惡者稍知

戒爲善者稍知勸是亦文章之用也豈當學聖人

曹本有之字

作春秋隱

奧微婉使後人傳之注之尙未能通疏之又

曹本又字在通字下

疏之尙未能

盡以至爲說爲解爲訓釋爲論議經千餘年而學者至今終不能

貫徹曉了弼謂如春秋者惟聖人可爲降聖人而下皆不可爲爲

之亦不復取信於後矣學者能約春秋大義立法立例善則褒之

惡則貶之苟有不得已須當避者稍微其詞可也不宜使後人千

餘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勸惡不能戒則是文字將何用哉

既書之而惡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勸則人之罪也於文何過哉弼

常病今之

曹本有文字

人作文字無所發明但依違模稜而已人之爲善

固不易有遭讒毀者有被竄斥者有窮困寒餓

曹本作飢

者甚則誅死族

滅而執筆者但求自便不與之表顯誠罪人也人之爲惡者必用

姦謀巧詐貨賂朋黨多方以逃刑戮況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

孫孫享其餘蔭而不絕可謂大幸矣執筆者又憚之不敢書其惡則惡者愈惡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爲小人所勝所抑者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人貴惡人賤善人生惡人死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誌蓋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亦自謂希文之善稍彰姦人之惡稍曹本作少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誠當無所避皎然寫之洩忠義之憤不亦快哉則似以弼之說爲是也然弼之說蓋公是公非非於惡人有所加諸也如希文墓誌中所詆姦人皆指事據實盡是天下人聞知者卽非叛意爲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起謗議斷不卹也初寶元慶曆間范公富公歐陽公天下正論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歐陽公相約書其事矣歐陽公後復不然何也予讀富公之書至汗出尙以春秋之誅爲未快嗚呼可畏哉

英宗初臨御韓魏公爲相富鄭公爲樞密相一日韓公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公有愧色後韓公帥長安爲范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它富相公也

登州有婦人阿云謀殺夫而自承者知州許遵謂法因犯殺傷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卽以按問欲舉聞意以謀爲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事下百官議蓋鬪殺刼殺鬪與刼爲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所不可減司馬文正公議曰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殺傷他人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鬪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其直犯殺傷更無它

罪者唯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刼囚略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刼略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爲所因之罪也若以鬪殺與謀殺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許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議王荊公不知法好議法又好與人爲異獨主遵議廷尉以下爭之不可得卒從原減至荊公作相謀殺遂立按問舊法一問不承後雖自言皆不得爲按問時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爲按問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應州軍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蓋祖宗以來大辟可憫與疑慮得奏裁若非可憫非疑慮則是有司妄讞以幸寬縱豈除暴惡安善良之意

乎文正公則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則姑息以長姦非法也至紹聖以來復行荆公之法而殺人者始不死矣予嘗謂後漢張敏之議可爲萬世法曰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或以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灾秋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而已蓋與司馬文正之議合也蘇黃門初嫉許遵之讞後復云遵子孫多顯者豈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哉亦非也使妄活殺人者可爲陰功則被殺者之冤豈不爲陰譴乎

韓魏公自外上章歷數王荆公新法害天下之狀神宗感悟

曹本有卽字

諭執政亟罷之荆公方在告乞分司趙清獻公參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罷之荆公旣出疏駁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堅卒至敗

亂天下識者於清獻公有遺恨焉

先人嘗言熙寧元豐間司馬文正范忠宣先後爲西都留臺吾皆從之遊至元祐初文正起爲宰相忠宣起爲樞密使吾見之其話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時但忠宣顏色甚澤文正清苦無少異吾以此窺忠宣其中豈尙以名位爲樂邪

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兒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公神道之石亦曰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云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疎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

名德用已薨忠獻爲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尙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予得之李先仲王公外孫云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爲文氏或爲苟氏然敬字從苟己力切音棘非苟也從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

蘇東坡旣貶黃州神宗殊念之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又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爲檢討官先進太祖總論已不當神宗之意未幾罷去東坡自黃岡移汝墳舟過金陵見王荆公於鍾山留連燕語荆公曰子瞻當重作三國書東坡辭曰某老矣願舉劉道原自代云

元豐末司馬文正資治通鑑成進御丞相王珪蔡確見上問何如上曰當略降出不可久留又咨歎曰賢於苟悅漢紀遠矣罷朝中

使以其書至政事每葉縫合以睿思殿寶章睿思殿上禁中觀書之地也舍人王震等在省中從丞相來觀丞相笑曰君無近禁巒以言上所愛重者

邵氏聞見後錄卷第二十一

邵氏聞見後錄卷第二十二

熙寧年邊吏報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爲戰備
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牆進俱不省時沈括存中爲記
注一日侍筆立御座側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
何用上曰北虜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括曰胡之來民父子
墳墓田廬皆當棄去復暇卹車乎朝廷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上
喜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紛也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
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
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
鎗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
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上益
喜曰無人如此作口者朕

曹本作朕者無
作字及空闕

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

執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上甚多太平車之說也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爲非括未幾遷知制誥

司馬文正公在洛陽修史曰伊川先生程頤正叔爲布衣年尙少其見亦有時今爲伊川學者以文正齋記中有曰正叔云以爲字伊川者非也楚正議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後用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莘老論曰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頤者直以謂

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

曹本脫直以謂以下二十二字

特以

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於上故不聞爾又以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欲爲种放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審真僞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

曹本有京字

經筵僭橫造請

權勢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之間目爲五鬼之魁嘗令其助
賈易彈呂陶及造學制詭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頤汚下儉巧素
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
示典刑云云劉器之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
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又曰進言者必曰五鬼之號出於流
俗不根之言何足爲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
勢之門何當曹本作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等五
人獨被惡聲曹本作名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

試矣蓋人之毀譽必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

考其迹則

曹本作明

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

云云蘇子瞻奏則曰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因頤教誘孔文
仲令以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遂得罪云云又子瞻爲禮部尙
書取伊川所修學制貶駁譏詆略盡如蘇子瞻劉莘老孔文仲劉

器之皆世之君子其於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黨錮則同在禍中悲夫

予爲校書郎時嘗問趙丞相元鎮云張天覺者首造元祐部黨之人也靖康初與范文正司馬文正同追贈天下已非之公身任邪正之辯既未能追改更諡以文忠是與蔡公齊富公弼一等也可乎元鎮悵然曰蜀勾濤在從班游談有司不肖不能執法耳予見其有悔色亦不復言

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箔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欲但爲忠耳后旣上賓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爲作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

王冀公久被眞廟異眷晚居政府某州妖獄發盡以中外士大夫

與

曹本作爲

妖人

曹本作又

往來歌詩聞有云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欽若

眞廟面責之冀公辯數四終不置則頓首曰臣官工部尙書安敢擅增至左僕射此理明甚而聖意終不解者無他蓋臣福謝耳竟坐策免云

范直方誦忠宣答德孺論邊事書云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夷狄較勝負不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嗚呼甚盛德之言也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趙韓王微時求唐太宗骨葬昭陵下呂汲公帥長安醴泉民析居爭唐明皇腦骨訟於府曰得者富盛汲公取葬泰陵下

盧多遜南遷度大庾嶺憩一小家其媼頗能語言多遜詳問之則

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官亦浸顯爲宰相盧多遜挾私遠竄以死多遜中懷毒螫專犯法禁我留此嶺上以俟其過多遜之行甚寔媼固不識卽倉皇避去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

錢璽德基爲予言吾家先王歷唐末五季有茲吳越順事中國不敢效他霸府之僭恭俟眞主之出卽奉版籍歸於職方氏故自國朝以來學士大夫以忠孝名吾家無一議者至歐陽公始云得封落星石爲落星山制書知吳越亦嘗改年寶正著於史矣又歸田錄書思公子弟一歲四五竊公珊瑚筆格幸其以錢贖之若果然何子弟之不肖也思公尹洛日歐陽公出幕下特以國士遇之豈